

中
国
文
化
知
识
大
观
园

政
治
历
史
卷

千古奇案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 · 政治历史卷 •

千古奇案

(下)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正史所载不谬，不能轻易怀疑和否定武则天的这些“淫行”。武氏贵为皇后，锦衣美食，养尊处优，生活条件十分优越，加上她又注重保养，遇疾必去，不能拿一般人的生理标准去衡量武则天。再说，她自小生性好强，精力充沛，60多岁乃至70多岁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资治通鉴》中透露了武则天的身体状况，看来她确实异于常人：

“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丙戌，敕以齿落更生，……赦天下，改元。”这一年武则天68岁；

圣历二年（699）正月，“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贺”。

这一年武则天75岁；

久视元年（700）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疾小瘳”。

这一年武则天76岁。

从以上记载看，武则天尽管年事已高，但她“善自涂泽”，又祈求什么“长生药”，“所费巨万”也在所不惜，所以牙齿新生，眉毛再长，“虽左右不觉其衰”，她的身体状况是很不错的。虽是老妪，仍有正常的性欲，所以不断引进男宠，直到大臣谏止，她也不觉得是什么问题。因此，说武则天为“淫妇”并非言过其实。

对此，陈寅恪先生另有一种解释。他认为武则天既然做了皇帝，就该有做皇帝的排场制度，男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有成千上万的宫女随时供他宠幸，女皇帝为什么不可以有几个男人侍奉？对武则天来说，也许她正是需要拥有几个男宠，方显做女主的威严，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陈先生的这种看法确有道理，看看历史上那么多的男性皇帝嫔妃成群，难道都把他们视为“淫棍”？如果从男女平等的这个

角度看，南朝宋废帝的姐姐山阳公主自有见识。她对宋废帝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而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宋废帝为了“均平”，立即给姐姐引荐 30 个男人。南朝齐废帝萧昭业，给其母文安皇后也找了 30 个男宠。齐废帝何皇后认为守着一个男人没意思，自己找了 20 多名无赖子弟，轮流与之同宿，尚觉得不够新鲜武则天与这些前辈比较起来，岂不是小巫见大巫？

武则天究竟算不算“淫妇”？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不管怎样，都无法否认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成功地驾驭了一个属于异性的国家，还同样驾驭了惯常由男人们抒写的历史。武则天靠什么取得这种巨大的成功？男人们很容易想到了性，认为她是靠了色的妖冶和性的放荡，才一步步走向权力顶峰。对此，有些男人无法容忍，便千方百计贬损她，说其为“淫妇”，成为越说越起劲的一大理由。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武则天确实宠爱过异性，这是她的自由和权利，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给她提供了通行无阻的保证。值得称道的是，武则天没有像有些男性皇帝那样，因为宠爱女性而弄得丢了江山，相反，她却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可是，她为何遭到比历史上最淫荡的男性皇帝还要多的秽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她是个女人。什么时候女人能够真正与男人平等，有关武则天是否为“淫妇”的讨论也就自然统一了认识。

安禄山迷惑唐明皇和杨贵妃

安禄山是唐代“安史之乱”的祸首，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他以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名，与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市城区西南）起兵叛乱。他指挥 15 万（号称 20 万）大军，很快攻下东都洛阳。次年正月，自立为雄武皇帝，国号燕，改元圣武，遣军攻破潼关。六月兵锋指向长安，唐玄宗携宠妃杨玉环等

千余人仓皇西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发生兵变，杨氏兄弟姐妹被诛。七月，玄宗皇帝让位于太子李豫，半壁江山陷于战乱之中，直到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底，动乱悉平，国家损失惨重。

唐玄宗和杨玉环



李隆基像

做梦也没想到，发动这场叛乱的头子竟会是他的宠臣和她的养儿安禄山。

这场几乎断送了李唐王朝的动乱早在酝酿之中，安禄山为了谋反成功精心筹划了10年。其间他多次来往于朝廷，唐玄宗竟然没有察觉，杨玉环更是一无所知。安禄山本是个粗人，目不识丁，他究竟用什么手段迷惑了被称为“中兴之主”的唐玄宗？又如何迷惑了大美人杨贵妃？

这里，有必要近距离观察一下安禄山其人。

安禄山，周长安三年（703）生于营州（今辽宁朝阳市）。其父是康姓胡人；母亲阿史德氏是突厥族巫婆。据说他的母亲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突厥人尊该山为战斗之神），感应而孕，正月初一生了儿子，取名为“扎荦山”。安禄山的父亲早死，母亲改嫁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开元初年，其部族败散，他与安思顺、安文贞一起逃离突厥，并与安思顺等人约为

兄弟，从此冒姓安氏，名禄山。安禄山长大后性情残忍，狡诈多智，懂得六蕃语言，初任诸市牙郎一职。

安禄山有偷偷摸摸的习惯，开元二十年（732）因为盗羊被范阳节度使张守珪抓获，要用棍子打死他。安禄山大喊：“大夫不欲灭两蕃耶？何为打杀禄山！”守珪见他出语不凡，且生得肥白，于是当场将其释放，让他与同乡史思明俱为捉生将，留在军前驱使，并收他为养子。安禄山骁勇过人，又谙熟山川地形，故能以少胜多，很快以功擢升为偏将。其后，更是“所向披靡”，军功日多，升为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升平卢将军，这年，他在讨伐契丹时失利，张守珪以其违反军令奏请将其斩首，宰相张九龄批示同意。在这之前，安禄山曾进朝言事，行为不轨，引起了张九龄的注意。他曾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这次安禄山打了败仗，正好借机剪除，谁知唐玄宗并不同意，他说：“你怎么能像晋朝王夷甫看石勒那样，随意断定安禄山难制呢？”终未准奏。看来唐玄宗早就对安禄山有了一定认识，否则不会为他保命。

开元二十八年（730），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安禄山认为这是结交朝中大臣的天赐良机，遂“百计谀媚，多出金谐结左右为私恩”。张利贞及手下人得了好处，一致盛赞安禄山聪明能干，他也因此被授为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安禄山尝到这个甜头后，对过往的朝廷使者一律暗中贿赂，这些人遂众口一词为其评功摆好，唐玄宗更加认定安禄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天宝元年（742），授其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成为一路诸侯，在唐玄宗心目中有了一定位置。

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入朝汇报工作，很称玄宗心意，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倍加宠待，谒见无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君臣关系。安禄山为了进一步固宠，千方百计迷惑唐玄宗和杨贵

妃，取得了他们的高度信任。

编造吉祥谎言，讨得皇帝欢心

安禄山通过频繁接触玄宗，知道他迷信思想严重，便不断编造一些带有吉兆的谎话，借以表白自己的忠心。比如一次他当面对唐玄宗说：去年（天宝元年）七月，营州境内发现了很多害虫，蚕食禾苗，威胁收成，我便焚香祝天，虔诚说道，“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语罢，就有一大群鸟从北方飞来，食虫立尽，这件事臣觉得上天有灵，请史官记下。唐玄宗听了这种胡说八道居然信以为真。还有一次更是荒诞无稽。安禄山为以边功邀宠，主动挑起与北方奚和契丹的战争，奚与契丹则杀掉和亲的唐朝公主作为报复。安禄山有些害怕，多亏进击契丹获胜，遂上奏玄宗说，梦见早已去世的镇边大将李靖、李勣，他们向我求饭吃，于是在北郡建祠堂，灵芝又生于祠堂之梁。唐玄宗认为这是好的兆头，竟然连他的梦话也相信了。

此外，安禄山还利用一切机会向玄宗帝献媚，以示对他忠心耿耿。一次众臣奏事，安禄山本来无事可说，灵机一动，临时说了这样几句：“臣生蕃戎，宠荣过甚，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玄宗以为他这是真心话，也劝慰了几句。安禄山见太子，立而不拜，左右劝他下跪，他仍拱立说：“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当随从们告诉他太子是日后的皇帝时，安禄山狡黠地说：“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一句话就把唐玄宗说得飘飘然，竟然信以为真。还有一次是在君臣观看舞蹈时，唐玄宗见安禄山肚皮很大，便戏谑着说：“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安禄山立即对答：“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这句话使唐玄宗浑身通泰，乐不可支，以为安禄山真是一位少见的大忠臣。

不断向朝廷进贡，迎合皇帝嗜欲

安禄山通过对唐玄宗的观察，得知他喜欢臣下贡纳，有礼来者不拒。比如杨贵妃生日，剑南专使送来上好锦绸，“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那人不久就升了官职。又如，为了迎合玄宗皇帝音乐嗜好，解决制作乐器的原料，蓝田玉、和田玉、范阳玉络绎不绝于长安道，凡送这些东西的人都不同程度得了好处。安禄山深得行贿精髓，岂有不送之理？他知道玄宗皇帝喜好道教，先在这方面投其所好，于是专门进献山石功德和幡花香炉等礼物。唐玄宗十分高兴，命人将其放置在大同殿，每天早晚两次派人拜谒。

安禄山又及时进献玉石天尊神像，并请求放在道场为皇帝保佑。唐玄宗爱不释手，把它放在内暖殿，有空就顶礼膜拜，对此格外喜欢。

唐玄宗修华清池，安禄山预先做了精心布置，华清池刚一竣工，他就千里迢迢送来美玉雕成的莲叶、荷花、鱼、雁、鸭等安放池中。这些玉雕选材精细，工艺高超，放在池中真假难辨，杨贵妃乐得合不拢嘴。安禄山趁热打铁，又送来上百支玉箫，一次性改善了梨园的乐器装备，唐玄宗和杨贵妃都夸奖安禄山会办事。

安禄山的根据地在北疆，他向朝廷进献的主要东西就是牛羊、骆驼等土特产，动辄十数万计，甚至百万计，另有俘获的人



杨玉环像

口等，“每月进奉生口驼马鹰犬不绝”，几乎成为一种制度。此外贵禽奇兽、珍宝异物有了就送。因为路途遥远需要很多郡县中转，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最有排场的是天宝十一年（752）十一月十七日的进贡。这天，安禄山派他的儿子、时任范阳节度副使的安庆绪向玄宗进献3000名俊男靓女和大量财物。按照安禄山的吩咐，所有被俘的女人穿上漂亮的锦缎服装，戴上假胡须供人参观，而大量的金、银、锦、罽、驼、奚车等物品布满了宫阙下面的空地。唐玄宗看了觉得十分开心，当即给安庆绪提升了官职，并设宴招待随从将士。宰相杨国忠、韦见素等人多次在玄宗面前提醒安禄山要反，但唐玄宗怎么也不相信。直到天宝十四年（755）五月，安禄山要求朝廷用蕃人将领32人代替汉人将领，玄宗皇帝这才感到事态严重。遂暗派宦官辅璆琳到安禄山的大本营察访，安禄山大肆向辅璆琳行贿，辅回朝后极言其忠，又一次迷惑了玄宗皇帝。直到当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起兵反叛，玄宗才如梦方醒，可是已经晚了。

屈尊以“养儿”身份取得杨贵妃宠信

安禄山深知，杨贵妃宠冠六宫，博得她的欢心，也就获得了玄宗皇帝的宠信，于是极力讨好和巴结杨贵妃就成了安禄山重要的外交方针。关于他与杨贵妃之间的关系，正史中说是“颇有丑声闻于外，上（玄宗）亦不疑也”。历史上确有许多这类传说，有的秽不可闻。在唐代野史《安禄山事迹》中，就有杨贵妃与安禄山暧昧关系的记载。由于二人经常见面，“禄山心动”，“及动兵，闻马嵬之变，不觉数叹”。在古代戏曲中也有这方面描写。元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杨贵妃就露骨地对安禄山说：“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安禄山同样露骨地说：“抢了贵妃，夺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愿足。”元代另一杂剧《天宝遗事》则具体反映了二人私通的丑闻。正史、野史和文艺作品中都说到安禄山与杨贵妃的这些秽事，其

中免不了虚构渲染或艺术加工，但不能否认安禄山与杨贵妃确属不一般关系。

据《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当安禄山知道杨贵妃的重要地位后，“禄山请为（贵）妃养儿，帝许之”。其后每次奏对入见，就先拜杨贵妃，玄宗不免奇怪，安禄山回答说：“蕃人先母后父。”玄宗听了十分高兴，诏命安禄山与贵妃的哥哥杨铦和杨氏三夫人结拜为兄弟姐妹。玄宗还特意在勤政楼自己座位东边给安禄山设了一个大大的金鸡帐，让他坐在那里，像一家人的样子。连太子都认为对安禄山娇惯过分，担心发生不测。大诗人白居易写了“金鸡障下养为儿”的诗句，讥讽的就是这件事情。本来“养儿”在唐代是种很流行的风俗，可安禄山比杨贵妃年长18岁，却甘心给她当养儿，这就成了一件稀罕事。

这种畸形的母子关系不合人伦常理，难免会做出荒唐之事。天宝十年（751）正月初一，适逢安禄山生日，这天，唐玄宗和杨贵妃都给这个养儿丰厚的赏赐，甚至连盛山珍海味的器皿也一并赐与。这样似乎仍不尽兴，过了三天，又召安禄山进宫，杨贵妃用锦锻做成特大的襁褓把安禄山裹住，让宦官和宫女们用彩轿抬起，欢笑声撼天动地。唐玄宗惊问后宫搞什么名堂，左右报告说：“是贵妃娘娘为养儿安禄山举行三日洗身礼。”玄宗放下公事，立即到后宫观看，大家都乐成一团。玄宗赐给贵妃许多“洗儿”金银钱，同时又重重赏赐了安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传出了不少丑闻。

安禄山雄伟肥壮，肚皮垂过膝盖，他乘坐的马匹能负5石（约合600斤）的重量才行，否则马会累得趴下。唐贵妃格外喜欢这样肥重的男人，她与安禄山不仅在宫内乱搞，在京城外的华清池也有淫乱行为，而且从中还有发明创造。一次，安禄山把杨贵妃抱在怀里，在其胸部肆意揉捏，一时兴起，竟把贵妃的酥胸抓出了累累伤痕，弄得无法向玄宗皇帝交代，只好以红锦缎遮在

胸前，美其名曰“诃子”，又叫“肚兜”，发明了最初的“乳罩”。成语“禄山之爪”也由此而生。安禄山曾得意洋洋地对人说：“贵妃人乳，滑腻如塞上酥！”如果他们之间没有淫行，安禄山怎能讲出这种混账话呢？

还有一种说法，安禄山能得到杨贵妃喜爱，其媒介是二人共同喜爱的舞蹈。众所周知，杨贵妃“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是个多才多艺的美女。她跳的霓裳羽衣舞婆娑多姿，柔美动人，是宫廷中有名的舞蹈家。她的侍女张云容的舞蹈也很有名，杨贵妃曾写下“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的诗句予以赞扬。正是这个张云容向贵妃娘娘推荐了安禄山，因为这个胡人将领也有非同一般的舞技。《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禄山）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白居易《胡旋女》诗也写道：“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也说：“……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从这些描述看来，安禄山不仅会跳舞，而且舞技还相当不错，以他那么肥胖的身材能跳“疾如风”的胡旋舞，可见有一定的舞蹈功力。凑巧的是，杨贵妃也很喜欢跳胡旋舞，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舞伴来助兴，常使她有孤掌难鸣的凄凉感。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安禄山多喝了几杯，借着酒劲跳起了胡旋舞，袒裼裸裎，声震屋瓦，惊动了后宫的杨贵妃。她让张云容到场一看，发现了这个舞林高手，杨贵妃由此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舞伴，二人常在一起切磋舞艺，慢慢产生了感情。为了方便来往，且能掩人之口，安禄山自愿为贵妃养儿，其后又不断给这个年轻妈妈送礼，一次送过价值万缗的宝物特产，仅大如雀卵的宝珠就有10多颗，杨贵妃照收不误。安禄山要她多在玄宗身旁吹“枕头风”，这一招儿果然管用，从此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不仅一个劲地给他升官加衔，天宝七年（748）六月，还赐

其免死铁券；九年五月，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在此之前，唐朝将帅没有封王的做法，安禄山首开这一先例。

以上说的安禄山迷惑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这几个途径都很重要，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安禄山的这些做法并不多么高明，而且杨国忠等人不断在玄宗面前提醒，要防止安禄山谋反，为何玄宗、杨贵妃总也听不进去，直到他反叛的消息传来，仍然不肯相信呢？有人认为，这与唐代重视功臣、重臣的国策大有关系。不能否认，安禄山除去撒谎、行贿、走夫人路线这几个手段颇能迷惑人外，他的一系列战功不得不让朝廷重视。他多次主动出击契丹，俘获对方元帅，还以良药酒引诱契丹人和奚族人，醉而坑之，每次都有好多人稀里糊涂地送命，并几次割了酋长的头颅邀功。天宝九年（750）十月，一次献俘 8000 名，长期保持边界安宁，使唐玄宗认为安禄山立了大功。在封其为东平郡王时，玄宗于皇帝制书上说：“寄予重任的人，地位要显赫；功勋卓著的人，礼仪要厚重，这是先皇钦定的古训，也是国家的旧章。……安禄山性合《六韬》、《玉钤》，气质禀赋威武超群，战必胜，攻必克，从而使风尘攸静，边境安宁，朝廷拿不出特殊的恩典，又怎能表彰这种伟大的业绩呢？”甚至还认为，“安禄山在疆场上阻遏敌人，已经超过卫青、霍去病的功劳；开辟国家领土，应达到韩信、彭越的爵位”。年老昏庸的唐玄宗和不问政事的杨贵妃完全被狡诈多端的安禄山蒙住了双眼，认为他是对社稷立有大功之臣，应照国家的旧章重用厚赏，以为这样就能满足安禄山的欲望，根本没有想到他要抢夺唐朝江山，结果弄得唐玄宗落荒而逃，杨贵妃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的人认为，安禄山之所以能迷惑住唐玄宗与杨贵妃，与奸相李林甫有着直接关系。这个口蜜腹剑的家伙早就同安禄山有来往，知道这个异族将领可以利用，于是多次在玄宗面前为安禄山美言，很快使其受宠。唐玄宗登基后，任用的宰相如郭元振、

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大部分是从儒将提拔上来的。李林甫上台后，为了稳固自己的相位，奏请皇帝任用胡人为将，因为这些胡人将领大都没有文化，没文化就不能当宰相，不管怎样重用安禄山，也不会形成对自己的威胁，所以要千方百计把这个胡人将领扶植起来。唐玄宗没有识破李林甫的背后的用心，很爽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首用安禄山为镇边大将，很快使他成为胡人的首脑，终于导致“安史之乱”。所以史书认为：“故帝宠禄山益牢，群议不能轧，卒乱天下，（李）林甫启之也。”

安禄山如何能迷惑唐玄宗与杨贵妃，应该说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主客观方面的因素都有，其中主观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张利贞、李林甫、辅璆琳这些人对其一味颂扬和支持，安禄山也很难彻底迷惑住唐玄宗与杨贵妃。回看这段动荡的历史，其中有许多惨痛教训，至今仍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为“儿皇帝”石敬瑭翻案

石敬瑭，山西太原人，沙陀族。为人沉厚寡言，富于谋略，任河东节度使。后唐闵帝继位后，加中书令，镇守太原。应顺元年（934）二月，潞王李从珂反叛称帝，改元清泰。他怀疑石敬瑭会起来造反，想找个理由将其除掉。石敬瑭识破了李从珂的阴谋，决定给予反击。但他自知势单力薄，不足以与之抗衡，遂求救于契丹，条件是认契丹国王耶律德光为父亲，自己当儿皇帝，割北方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耶律德光真是求之不得，及时派兵援助，石敬瑭击退后唐军队，又攻陷洛阳，灭后唐建立后晋，自立为皇帝，后迁都于开封。执政期间，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岁贡金帛财物，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朝野皆以为耻辱。公元942年，石敬瑭在保昌殿病死，终年51岁，葬显陵（在今河南洛阳），世称后晋高祖。

石敬瑭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仅在于他向契丹割让大片领土，更在于他厚着脸皮称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国主为“父皇帝”，而自己甘愿做“儿皇帝”。这种奴颜婢膝的恶劣行径受到人们的广泛唾弃。北宋薛居正《旧五代史》评论曰：“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对石敬瑭引契丹人进军中原，使百姓遭受祸殃的行为



石敬瑭像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今人对他的评价更是尖锐直白，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说：“石敬瑭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在他看来，石敬瑭不仅自己蒙受耻辱，甘当契丹人的“儿皇帝”，而且还将北方的广大地区拱手送人，同时还要每年向契丹进贡财物，使汉族人民饱受异族压迫与剥削。他罪恶昭著，是五代中最卑鄙最无耻的皇帝。然而，一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石敬瑭当儿皇帝是有一定原因的，如果仅用无耻与媚外求荣来评价他，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为真正搞清石敬瑭称儿皇帝的缘由，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称帝历史。

据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石敬瑭的父亲名臬捩鸡，是沙陀族军官。唐朝末年，成卒庞勋率军起义，很快占领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唐朝调集沙陀兵团剿，平定了

叛乱。沙陀部首领朱邪赤心因功升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国昌。臬捩鸡就是这个时候跟随李国昌入主中原的。后来，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参加讨伐黄巢起义的战役，攻破长安，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又被封为晋王。臬捩鸡因善于骑射，威猛勇敢，立有赫赫战功，被李克用任为洛州（今河北永年县）刺史。臬捩鸡生子石敬瑭，至于为什么姓石氏，欧阳修百般考证，也“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公元923年，李克用长子李存勖进攻后梁，占据洛阳后称帝，建立后唐，史称后唐庄宗。因他重用宦官伶人，导致兵变，中流矢而亡。其养子李嗣源即位，是为后唐明宗。石敬瑭为人稳重，颇得明宗赏识，并将女儿永宁公主嫁其为妻，由是常隶明宗帐下，号左射军。石敬瑭不负明宗厚望，常救其于危难之中。据《旧五代史·晋书》载，天祐十九年（922），后唐军队与后梁军战于胡卢套，“唐军稍却，帝（石敬瑭）睹其敌锐，拔剑辟道，肩护明宗而退，敌人望之，无敢袭者。”二十年（923）十月，石敬瑭与明宗前往梁人杨村寨侦察军情，“俄而敌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将及背，帝（石敬瑭）挟战戟而进，一击而凶酋落马者数辈，明宗遂解其难。”同光四年（926）二月，赵在礼在邺城叛乱，当时尚未称帝的唐明宗前去讨伐，石敬瑭随行。行至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北），军队中出现骚乱，要求明宗在河北称帝。明宗假装同意，打算遣人去京城“自诉”于天子。诸军恐怕事情不果，纷纷逃散。明宗手下的军队，只剩下常山一军。在这紧要关头，石敬瑭密告明宗说：“犹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诉，宜决其行。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请大军速进。”明宗同意了敬瑭的请求，拨给他骁骑三百。石敬瑭率众由黎阳渡河，自汴州西门而入，占据了全城，明宗顺利进入汴州。庄宗闻变，亲自率军赴汴征讨。当其来到汴州城西北5里时，见明宗之军威风凛凛，士气高涨，自知大势已去，遂登高

叹曰：“吾不济矣！”。由此庄宗从兵大溃，纷纷投奔明宗。明宗即遣石敬瑭率兵为前锋，进攻汜水关。不久，洛阳传出庄宗遇内难而崩的消息。于是，明宗率师进入洛阳，即位称帝，改元天成。石敬瑭因拥立明宗有功，加封光禄大夫、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天成二年（927），进封开国公，赐爵忠匡定保节功臣。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兴唐尹、天雄军节度使，成为权倾一时的显贵人物。

明宗死后，闵帝即位，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不服，起兵造反。闵帝自洛阳出奔于卫州，中途与石敬瑭相遇。闵帝侍从怀疑石敬瑭图谋不轨，想要杀他。石敬瑭先下手为强，将闵帝侍从杀死，然后把闵帝托付给卫州刺史后离去。不久，李从珂在洛阳称帝，废闵帝为鄂王，施以鸩酒毒杀。即位后的李从珂对石敬瑭并不信任，表面上对他加官进爵，暗地里却对其猜忌甚重。清泰三年（936）五月，朝廷迁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石敬瑭拒不赴任，他对僚属说：“先帝在世时，授我太原之地以养老终年，今无故而迁，是怀疑我有造反之心。况且太原地势险要，物阜民安，我想要内檄于其他藩镇，外求援于契丹，做一番抗争，诸位意下如何？”桑继翰、刘知远等人表示同意，并上表潞王说：“陛下是明宗养子，按礼法不应称帝，应立明宗幼子许王李从益为帝。”李从珂大怒，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还命张敬达率军讨伐他。石敬瑭为求自保，这才引出向契丹借兵，以至后来自称“儿皇帝”的事情。

了解了石敬瑭的这些情况，再来看他当“儿皇帝”一事，就比较客观公正了。

其一，石敬瑭出身不是汉族，而是沙陀族。沙陀族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在沙陀渍（今新疆境内）。后来因与周围民族争夺牧地，战败东迁，受唐王朝庇护，被安置在山西北部一带。但沙陀人仍保持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传统风俗。与此同

时，东北的契丹民族也异军突起，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率军进入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建立了初级政权。由于契丹族社会制度比较落后，处于奴隶社会晚期，施行的是家长制统治方式。所以，即使后来建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们也难以摆脱旧习俗的干扰。在契丹国主的眼中，其统治下的百姓不仅是其臣民，更像是其家族中的成员。他要求臣民能如家庭中儿子、孙子孝敬长辈那样，服从接受自己的统治。石敬瑭身为沙陀族，虽然受到了汉族文化的一些熏陶，但仍保留着本民族的习俗。因此，当契丹国主认石敬瑭为儿子时，石敬瑭并没有受辱的感觉，反而觉得很亲切，这是草原民族风俗相近形成的必然结果。然而，后人并不理解其中缘由，硬是给其冠以屈辱卑贱的恶名。

其二，石敬瑭遭受千古骂名的另一个因素是年龄问题。石敬瑭出生于公元 892 年，至 936 年称帝时，已是 44 岁，而此时耶律德光（生于 902 年）年仅 34 岁。石敬瑭称比自己大 10 岁的人为父皇，以汉族人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其实这又是一个民族习惯的问题。沙陀族氏族公社遗习十分浓厚，养子之风很盛，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庄宗李存勖养子。但养子与养父年龄往往并不相当，石敬瑭对耶律德光称“父”，虽年龄相差悬殊，但以塞外民族养子风俗来看，不足为奇。石敬瑭给耶律德光上表时称臣，写书信时却称“儿皇帝”，如家人礼，也说明耶律德光认可了这个干儿子，契丹与后晋遂结成“父子之邦”。但是历代正统史学家无法摆脱汉族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将这些条条框框强加给石敬瑭，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试想一下，封建时代官员尊君为父，倘若碰上娃娃皇帝执政，岂不与石敬瑭相差无几吗？

其三，即以汉族的伦理道德来评定石敬瑭，其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据《新唐书·唐本纪》载，后唐太祖李克用于公元 904 年和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在云中相会，约为兄弟。按李克用养子为李嗣源，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耶律阿保机之子